

浪花

20

1967

二週年紀念特輯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浪花二週年紀
念誌慶

春雷戰鼓動地來
文藝紅花遍地開

賴民南 黃應福 韓玉珍 程萬里 奎瓦拉 楊遠略 陳思華 劉自修 陳德平 洪湖麟 陳育麟

郭林志 唐鈴林 駝鈴林 長虹鈴 凌翔鈴 雪生鈴 兆秦鈴 江松鈴 朝暉鈴 周東鈴 夢苑鈴

于崗 陳凱 思華 金戈 瑞金 奇思 懷英 難明 許君 史海 劍琴

白寒 林旭 馬捷 孫青 朱紫 海鷗 簡金 林魯 人夫

敬
賀

浪花

第二十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出版

二週年紀念特輯



目 錄

文藝服務於當前的政治斗爭問題.....	編輯部	(2)
飛向大漢山.....	一民	(3—6)
高舉現實主義大旗·搞掉現代主義黑線.....	渾金	(7)
一點意見.....	普通—讀者	(8)
對「浪花」的一點寄望和批評.....	岩水滴	(9)
斗爭和團結.....	奇思	(10)
悼林清廉難友.....	雅慕	(11)
賀詞.....		(12—13)
反現實主義的毒草.....	洛方	(14—16)
「愛國」與「賣國」.....	馬上程	(16)
要你永當牛馬.....	人夫	(16)
關於什文·曲筆·論戰與文藝批評.....	金戈	(17)
力量.....	小泉	(18—19)
我的「朋友」.....	呂平	(19)
黑牢放歌.....	布斯打曼作·司徒西早譯	(20—21)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橡夫	(22)
讀者來信.....		(23—24)

出版者：浪花出版社

Penerbitan Lang Wah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編輯者：浪花編輯部

49-B,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

承印者：吉隆坡堅申印務公司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575)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浪花」二年檢討之一

「浪花」已以海燕衝破黑浪般的精神飛躍了兩年艱苦的路程，如今，它又要本着初衷迎接第三年的到來。

際此二週年紀念，我們要對自己過去二年來的工作，作一次澈底而認真的檢查，以克服錯誤，取得進步。要做到這點，我們一方面要虛心地接受讀者的批評，另一方面要作自我批評與檢討。首先，讓我們就自己所知道的說一說，說不夠或說不對的地方，還望讀者補充、指正，以集思廣益。

這裡，我們先談談文藝服務於當前的政治鬥爭問題。

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裡，文藝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絕沒有居中之途。

無產階級的文藝是無產階級整個造反鬥爭事業的一部份，是整個鬥爭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在鬥爭前，是鬥爭的思想準備，在鬥爭中，是鬥爭總戰綫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綫。

要使文藝很好他成爲整個鬥爭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作爲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就必須使文藝服務於當前的政治鬥爭。

當前，我國以工人爲首的人民在政治上正進行着一場「動天地，泣鬼神」的造反革命的鬥爭運動，就是造新殖帝的反，革反動派的命的鬥爭運動，這一鬥爭的最終目標是興無滅資，從而建立沒有人壓迫人和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

今天，在「五洲四海風雷激，革命風暴盪全球」的大好形勢下，我國工人的造反鬥爭也已由一個高潮推向另一個高潮，由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在爲達到這一目標而展開的各種各樣的鬥爭中，已經湧現了許多「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新人新事，可歌可泣，要求在文藝作品上取得反映，然而，我國文藝工作者反映了些什麼呢？

一般來說，馬華文藝作品（包括「浪花」的）只有少數散文和詩歌反映部份政治鬥爭情況，雖然它們的反映是不夠深度和不夠廣度。（寫了未發表的也許有，但是看不到無從說起。）

本來，文藝服務於政治鬥爭，應該有大量作品反映它，但是，我們沒有，爲什麼呢？

歸根究底，主要的原因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主觀的努力不夠。

因此，要糾正文藝落後於政治的這一偏差現象，一方面要以敢字當頭的精神來突破客觀環境的包圍黑圈，和打斷客觀環境的封鎖黑線，另一方面有需於主觀上的積極努力，即要求文藝工作者關心政治，突出政治，政治掛帥。

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以新進的思想爲指針，以階級鬥爭爲綱，進行工作。

突出政治是實現文藝工作者思想革命化的根本方針，突出政治是正確地，充分地，有效地調動文藝工作者積極性的途徑。所以，每一個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學習突出政治，以政治掛文藝之帥，這樣，只有這樣，才能夠正確而有效地徹實執行文藝服務於政治鬥爭的文藝路線。

另一方面，我們想對文藝服務於政治鬥爭的創作方法提出一些淺見。（兩年來，我們曾經收到了很多具政治傾向的作品，但是可以發表的卻很少，原因如下述者。）

文藝既然服務於政治鬥爭，那麼，看一篇文藝作品的好壞，當然先以政治標準，其次才是藝術標準，因此，在對文藝作品評價的時候，應該是前者第一，後者第二，這就是說，我們必須首先從政治的觀點和立場去評價作品。

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歌頌人民群眾的正義鬥爭，暴露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的，便都是好的，反之，便都是壞的。

按照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

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

在文藝作品中，政治性決定藝術性，藝術性是爲政治性服務的，藝術性脫離了政治性，就會失去其意義，但是，政治性脫離了藝術性，也會沒有力量的。

所以，我們的要求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進步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文藝作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

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文藝作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上面我們所指不能發表的作品，就是犯了後者的毛病。）

我們熱切地期待着政治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的作品，用以填補「文藝服務於當前的政治鬥爭」的真空。

（下期發表檢討之二——文藝爲工農服務的問題。）

飛 向 大 漢 山

★ 一 民 ★

有一個消息傳遍了祖國的每一個角落，說：所有生長在祖國的森林裡，群山中和平原上的各類鳥兒將在大漢山的山頂上召開一個「群鳥大會」！其宗旨是：促進鳥類大團結，爭取一個自由，平等的美好生活。

這個消息，從北部的玻璃市一直傳到南部的新加坡；從西部的巴生港口一直傳到東部的關丹市。不久，無論生長在吉蘭丹、丁加奴、吉打和森美蘭……各個地方的各類鳥兒，成群結隊地，或個別的起程，飛向大漢山，出席「群鳥大會」。

(一) 椰壳裡的青蛙

有一隻生長在新加坡某處的燕子，一獲知這個消息，心中感到非常雀躍，因為牠自知認識不夠，生活經驗淺薄，想趁此機會增廣見聞和增進本身的智識。

忽然，在牠所棲息的一棵樹下，傳來了一陣陣「咯咯咯」的叫聲，牠低下頭望去，原來是一隻青蛙坐在一個空的椰壳裡，抬頭望見燕子。青蛙便向燕子打招呼：

『你好，燕子弟弟，你似乎在想些什麼偉大的事業幹一番？』

『不是什麼偉大的事業，只是我們鳥類要開大會，我想前去參加。』燕子回答道。

『喝！天地麼，只有一個椰壳那麼小，怎能容納得下那麼眾多的鳥兒，還是留下來吧。我勸你，不要耗費心機，到頭來一無所得。』青蛙苦口婆心地對燕子說：『像我吧，燕子弟弟，何必飛奔那麼遙遠的地方去？祇要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不管別人什麼閒事，正如人們說過「明哲保身」或「安份守己」，才是處世之道呵！』

燕子聽得不耐煩的說：『青蛙兄，請你跳出椰壳外來，看看你周圍的環境，和擴大你的視野吧！』燕子說罷，便振翼飛越過星柔長堤，飛到柔佛州的新山市了。

(二) 垃圾堆的清除

新山市，是柔佛州的首府。在這裡，燕子停留在一處人家的屋簷下，望見人們走過一條道路的時候，莫不掩鼻而過，原來在那裡有一堆垃圾，許多蒼蠅，隨着人們的走過而飛舞起來，更加激發臭味的傳播。

雖然如此。人們依然掩鼻而過，並沒有人想去清理它。

燕子看了此種情景後，感嘆地說：『如果人們不想起來把惡臭的，有害的垃圾堆清理掉，垃圾堆本身是不會自己清除的。』

燕子說罷，又繼續牠的行程。

(三)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燕子繼續向前飛行，在天空中牠遇見了一堆行色匆匆的烏雲。燕子問道：『幹什麼你這麼匆忙？烏雲。』

『你不知道，燕子，我正要飛奔到南中國海去下一場大雨，做出我本身僅有的一點貢獻。』烏雲帶着滿腔熱忱的回答說。

『依我看來，你是具有力量和有貢獻的。』燕子半浮在雲端對着烏雲說：『可是，你錯了，你不應該把你的雨水洒在浩瀚遼闊的大海，你應該把你可貴的雨水洒在那將要苦旱的稻田中去。我們祖國的廣大農民正渴望着你，需要着你！』燕子在結束牠最後的勸告說：『實際上，南中國海并不需要你！，你應該留下來，幹下去，把你的力量貢獻給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烏雲不愧是能夠聽取正確的勸告的好漢，它馬上把雲頭掉轉過來，朝向祖國所需要的地方飄去，把它的雨水送給正在苦旱的稻田。

燕子目送烏雲朝向馬六甲的方向飄去，心中不禁感覺無比的快樂。

(四) 立場不定的楊柳

燕子飛得倦極了，又看見日將西下，牠正想找個地方來憩息；不一會兒，牠停在一棵生長在小河邊的楊柳枝上。

楊柳枝柔弱無力，東風吹來向西倒，西風吹來向東倒，永無鎮定的時候。燕子在樹枝上也東傾西歪，沒有一刻安定，於是只好振翼飛走了。

『喂！喂！做什麼不多停留一會？』楊柳樹婀娜多姿地對着燕子喊道。

燕子回轉頭來，淡淡地說：『你的立場搖擺不定，叫我怎能安心的棲息呢？』

(五) 經得起考驗的松樹

燕子在楊柳樹上站不住，便飛到一棵高大的松樹去了。當燕子一歇腳，就聽見這棵松樹自嘆自語

的說：『風暴在天空中醞釀，雷電在天邊閃擊！我怎麼辦？看來暴風雨將要猛烈的襲來！』

燕子聽了松樹的話，又望望它高大雄偉的樹身，然後對着松樹說道：『你的樹幹這麼粗壯，你又具有許多既深且壯的樹根，更重要的，只要你的立場站得穩，那怕是什麼狂風和暴雨，你都不應該畏懼！』

果然，一會兒暴風雨猛烈地襲來，松樹沉着氣，站定樹根，它茂盛的枝葉像巨人般的雙手，伸長開來，迎接着暴風雨一陣一陣的猛擊！……

過了不久，暴風雨過去了，大地回復了平靜。經過了一場猛烈搏鬥的松樹，自己感覺得更堅強，現在它很自傲地傲視着未來的任何暴風雨！

同時，松樹很感激燕子的見識和一番的鼓勵，燕子在向松樹告別的時候，說道：『我曾經聽人們說：「經得起考驗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現在，你能夠經得起暴風雨的考驗，今後，只要你繼續站穩你的立場，你不愧是一棵真正的大樹！』

燕子說罷，又繼續朝北飛去。……

(六)上流的水也是污濁的

燕子飛到了古來，牠停在古來河的河畔。

燕子看見幾個婦女正在河邊洗衣服，其中一個埋怨說：『我們這裡是河的下流，可是河水已經這麼混濁了，不知上流的水會不會這樣？』

另一個年青的婦女以肯定的語氣回答說：『既然下流的水這麼混濁，上流的水也必然混濁的。』

(七)枯樹倒，害虫散

飛久了，燕子的肚腹有點餓了，牠向下俯敢（人字旁），突然發現幾條虫正在從一棵已倒下的枯樹的樹幹上爬出來，牠迅速地飛下來，逐條的把虫吃掉了。

燕子吃飽之後，似有所感的說：『一旦枯樹倒了，附在樹洞裡的害虫也必然會跟着散了，滅亡了。』

(八)燕子的精神

燕子飛到了居鑾的時候，遇到了狂風暴雨，牠並不畏懼，依然展翅飛翔在雷雨交熾的天空中，並以牠那銳利的目光尋找害虫喫。

這時候，一隻躲匿在樹洞裡的鸚鵡瞧見了，便勸燕子說：『不必太賣力了，燕子，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你還飛出來幹嗎？在這樣兇猛的狂風暴雨中，是藏匿起來的時候，舒舒服服地生活才對呀！』

燕子聽了蔑視地回答說：『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境，為人民除掉害虫，是一刻也不該停歇的！』

不久，狂風暴雨過去了，接着便是雨過天晴，陽光又從那雲層裡射出它的光芒，照耀着整個大地。大地上的萬物經過了暴風雨後，一切景物更是那麼清新和可愛。

然而，燕子並不歇息，牠仍然盤旋翱翔在萬里碧空，牠目光炯炯地注視着天空中和地面上，一發現了害虫，便迅速地掠飛過去，毫無留情地吞食掉。

這時候，有幾隻雲雀正在這美好的時光，自由自在地飛翔着，牠們一望見燕子這麼勤勞不懈地追食害虫，便對燕子說：『啊呀呀，燕子，這麼美好的天氣和風光，你也不會跟着大家來享樂享樂一下？何苦勞碌得這個樣子！』

燕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不論環境好壞，為人民除掉害虫，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

燕子說罷，便朝金馬士的路程飛去。一路上又繼續搜覓害虫喫。……

(九)「自由」的風箏

燕子從居鑾飛到了金馬士，這裡的人們熙來攘往，很是熱鬧，特別是這裡的火車站，因為由此的火車，一部通向西海岸，一部開往東海岸。

燕子在這裡翱翔盤旋着，忽然間，牠望見在天空中飛揚着三、五隻風箏。牠飛近風箏的旁邊，想看看這幾個風箏的真面目，不想其中一個風箏竟翹翹自傲的說：『燕子呀，你看我飛得多麼高！多麼自由啊！』

『自由？』燕子發出疑問說，同時牠看到繫在風箏上的線索，牠的眼光隨着繩索往下望去，纔發現那條線索是在一個人的掌握中。

風箏似乎不滿燕子的發問，便說道：『你再看看，我飛翔在這自由的世界裡，萬物都在我之下，你瞧吧，還有誰能夠比得上我呢？』

燕子很冷靜的對着風箏說：『當你身上的線索掌握在別人的手中，你是沒有自由可言的！』

燕子說罷，不屑再看風箏的面目，逕直飛奔前程。

(十)寶石落在污水裡

燕子的路途飛得越遠，看得東西也越多，許多前所未見的事物也都親眼看見，也領略了不少生活的哲理，心中正感到不辜負此行的時候，突然有一線光芒正從一處深水的池沼裡發射出來。

牠帶着好奇心的飛下來，停在池沼旁的一棵樹

上，仔細地研究何以在此污濁的地方有如此的光輝射出。

燕子看得清楚之後，原來在池沼中有顆寶石，正射出耀眼的光芒。

燕子欣賞了一會，看看天將晚了，只好依依不捨的飛去尋找住宿。在途中，牠暗自想道：『一顆能夠射出光輝的寶石，既使落在污濁的水裡，也不會失掉它的光芒的。』

(十一) 除掉野草，讓稻穗生長

燕子在彭亨州的淡馬魯的一處人家的屋簷下宿了一夜，一待天明，牠先飛去尋覓一些害虫，解決了早餐。

過後，牠計算開會的日期還有好多時日，於是決定趁此機會飛向東海岸去，看看那裏的風土人情，和綺麗的風光。

牠沿着淡馬魯、關丹路飛去，飛呀飛的，牠感到有點累了，便棲息在一處稻田邊，忽然一陣歎息聲傳入牠的耳朵裡。

『稻禾種了這麼久，依然結不了許多稻穗，而且稻莖日漸枯萎下來，不知何故？真惱人！』

燕子隨着嘆息聲望去，看見一個農夫坐在稻田邊自嘆着。燕子馬上飛去看個究竟，牠盤旋飛翔在整塊稻田的上空，細心的研究一番，結果牠發現了其中的弊病，於是牠飛去向那個農夫說道：『農夫伯伯，在你的稻禾叢中長滿了野草，稻禾怎麼能夠結出豐滿的稻穀來呢？我想，如果你要使你的稻禾更快的生長，結滿稻穗，你就應該堅決地，毫無留情的把野草除得一乾二淨！』

「你說得對！燕子，我現在也發覺了這一點，」那個農夫很感激的說：「我將總動員將稻田裡的野草除掉，讓稻穗更快、更豐滿的生長！」

(十二) 梧桐樹的影子

燕子告別了農夫後，夜宿曉行，飛經馬蘭和甘孟後，正飛向關丹去。一路上燕子欣賞了綠色的曠野，蜿蜒的小河和青翠的高山。

燕子飛得倦了，便停在一棵梧桐樹上。這棵高大的梧桐樹被陽光照耀着，它的樹影反映在地面上都是歪歪斜斜。燕子感覺有點詫異，便仔細的看看牠所棲息的樹幹，原來這棵梧桐樹的樹幹和樹枝也是歪歪斜斜的。於是牠似有所悟的說道：「一切事

物，或者是一個人，其本身所站的立場是什麼，那麼，其所反映出來的東西也是一樣的。」

(十三) 野狗的行爲

燕子飛過關丹河，到了關丹市。

關丹市，位於關丹河畔，是現在彭亨州的首府。燕子在關丹市周圍的上空迴旋翱翔，觀賞着關丹的市景，不久牠便飛落在一戶人家的屋頂上。

過了一會，牠看見一隻飢餓得將要發慌的野狗，走到這戶人家的門前的一個垃圾桶邊，想從桶裡覓找一些殘餘充飢。

憑着野狗那靈敏的嗅覺，牠似乎發覺桶中有肉的味道，立即把垃圾桶弄倒下來，并把所有的垃圾弄翻出來，結果找到一排肉骨。當牠正要把那排肉骨啣走的時候，忽然一陣咒罵聲從住宅裡傳出來。

燕子轉頭望去，看見一個婦女手中拿着一根木棍，趕來要打野狗，嘴裡且不斷地咒罵道：「夭壽狗！只顧找你的肉塊，把垃圾都弄髒滿地！………」

這隻野狗不敢吭一聲，趕快啣住那排肉骨，慌忙逃跑而去。

燕子看見此種情景，感嘆地說道：「我曾經看見一些人爲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做出損人利己的事，這和這隻野狗的行爲又有什麼兩樣呢！」

(十四) 向大海學習

燕子在關丹市區逗留了幾個鐘頭後，便又繼續振翼沿着海邊飛去。

當燕子飛到海邊，立即望見無邊無際的大海，它的海水一衝到海灘上，便不斷地叫喊道：「嘩啦！嘩啦！我不滿足，我需要水！……嘩啦！嘩啦！我不滿足，我需要水！………」

燕子很奇怪，便問道：「大海啊！像你這樣浩瀚遼闊無比的大海洋，尚如此喊叫「不滿足，需要水」，這實在令我費解！」

「可愛的燕子啊！就是因爲從千古億萬年以來，我無時無刻都感覺不滿足，並且我的地位是處於所有江河之下，所以它們不管是淘淘滾滾，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或者是潺潺細流的溪水溝渠，它們都願意匯流到我這裡來，我也很高興地歡迎它們容納它們！」

「大海伯伯，那麼你要這麼多的水做什麼用？」燕子又很疑惑的問道。

大海嘩啦嘩啦地大笑道：「我不滿足，我要匯

聚天下所有的水流，並不是爲了我自己本身。其實，你想想看：幾千幾萬年以來，我養育了數不盡的魚類和海產，這些魚類和海產供養了數也數不盡的人類。還有呵，幾千年來，我所推動人類的輪船小舟，簡直如銀河裡的星星數也數不清。並且，自從人類學會了耕種以來，我藉着陽光和雲朵，把我的水份洒給人類的耕種地，使他們種出豐富的糧食，使他們的生活一代比一代過得更幸福、更美好！……所有這些，僅是我爲人類所能做出的工作，而且，不管世界變得怎麼樣，我的工作絕對不會放棄，千年萬載，我要爲人類的幸福，做出我所能做到的貢獻。」

燕子聆聽了大海的話後，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對人類無甚作用，心中感覺慚愧，覺得今後處世更要謙虛和多多學習，把平凡的一生，永遠爲人類的幸福和壯麗的事業做出貢獻！

(十五)被網住的鴿子

燕子繼續沿着東海岸的海濱飛去。驀然，牠聽見一陣陣呼救的聲音。燕子朝下一望，原來是一群鴿子被網所網住，無法飛出。

燕子馬上飛落下來，問鴿子何以如此。

『我們是從豐盛港飛來的，都是要飛去大漢山參加「群鳥大會」的』。這群鴿子對燕子繼續說道：「當我們飛到這裡的時候，肚子很餓，剛巧看到這裡有食物可啄食，不意中了捕鳥人的詭計——被網住了。」

「好極了，我們都是志同道合，我也是要飛去大漢山參加大會。好吧，讓我設法解救你們出來。」燕子說着，便開始想解開網的結子，然而弄了一個時候，總不得逞。

「不好了！不好了！你們看，捕鳥的人來了！」一隻鴿子驚慌的大叫起來。

果然不假，捕鳥的人正奔跑而來。

燕子情急智生，說道：「這樣吧，你們一齊頂着鳥網跟着我飛，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們飛的方向要一致——跟隨着我！」

衆鴿子表贊成，於是燕子一聲令下，喊道：「飛！向上！向北飛！……」一下子，整個鳥網被整群的鴿子頂着，跟隨着燕子飛去。

捕鳥的人一看這情景，驚訝不已，連忙拔腿追去，追呀追呀，可是，鳥群已經逃得無影無踪了。

燕子把整網的鴿子領到一處偏僻寂靜的地方，便飛落下來，再設法解開網的結子，終於把整群的鴿子救了出來。

這時候，鴿子們對燕子的作爲真是感激不盡。

燕子說道：「其實，重要的是你們本身，如果你們這次東南西北，各飛各的，沒有一定的方向飛，網就飛不起來，你們也就遭殃了。」燕子又指出說：「然而，你們這次能夠團結一致，并有一定的方向飛才能夠逃脫這次的厄運。」

最後，鴿子們邀請燕子一道飛往參加大會，可是燕子婉言的解釋道：「由於距離開會的時間尚有些時日，我想飛去龍運的海邊看海龜生蛋的奇景。」

於是，鴿子們和燕子便互相告別而去。

(十六)海龜和母雞

燕子爲了要飛去龍運的海灘欣賞海龜生蛋的情景，連日來，牠不斷地飛行，終於在這一天飛到龍運了。

龍運，位於丁加奴州的東部，龍運河河口的南部。

是晚，月亮照耀着雪白的沙灘上，燕子藉着月光，飛翔尋找海龜的踪跡。忽然，遠處有一隻龐大的東西正從海裡徐徐地爬上海灘上來，燕子猜想那一定是海龜。待燕子飛去仔細一望，果然是一隻大海龜。這隻大海龜昂着頭，穩步而行，牠的足跡印在潔白的沙灘上。燕子在上空跟隨着牠。不一會兒，這隻大海龜便停下來，昂頭四望，繼之，使用後腳挖掘小洞坑，看來準備生蛋了。

大海龜挖罷，便伏蹲下來，燕子便飛到大海龜的後面，低飛的盤旋着。片刻，大海龜便一粒緊接一粒地把蛋生下來，足足生了數百個之多，接着用沙把蛋蓋密，似乎不喜歡被人們發現她所生的蛋。工作完畢，她便徐徐地、不作聲地下海去了。

燕子看罷大海龜生蛋的情景後，天已經是深夜了，便飛去一處人家的屋簷下宿夜。

翌晨，當燕子睡意正濃的時候，突然被一隻母雞的大叫聲所吵醒，燕子張開了惺惺的眼睛，祇見那隻母雞還在不斷地叫道：「咯咯咯！我生了一粒蛋！……咯咯咯！我生了一粒蛋！……」

這隻母雞一面跑着，一面叫喊，似乎要叫遍了全甘榜，好讓所有的村民都曉得牠生了一粒蛋。

燕子看了這情景之後，不禁說道：『海龜生了數百粒蛋，不喜歡聲張給人知道；然而，母雞僅僅生了一粒蛋，却叫遍了全甘榜！』



(上)

高舉現實主義大旗



搞掉現代主義黑線

「浪花」的艱巨使命

· 渾金 ·

目前，馬華文藝界正進行着文藝戰綫上的兩條路綫的斗爭，即現實主義文藝與現代主義文藝路綫之間的斗爭。這兩條路綫的斗爭已越來越激烈，誰勝，誰負，還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才能決定。

這是馬華文藝與現實主義文藝最重要的時刻，如果要進一步加強馬華現實主義文藝的地位，確保馬華文藝沿着現實主義的道路向前邁進，我們必須不斷地與現代主義進行斗爭，直到把它斗倒、斗垮、斗臭。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因此，歌頌那一個階級，那一個階級的人物在文藝作品中居于統治地位，是區分不全階級文藝的界綫。

現代主義文藝是資產階級反動，虛偽的文藝思想，是主觀唯心論思想在文藝方面的表現；它的特點是歪曲現實，將文藝變為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

明確地說，現實主義文藝是否認客觀現實及其規律性對於文藝創作的巨大意義的，它只着眼於脫離內容而孤立的形式上的完整，而其真實意義却還是為了掩飾那在內容上的空虛與反動的性質的。

現代主義文藝的根本企圖是使人們的注意力離開社會現實和政治斗爭的尖銳問題，把讀者的注意力引誘到庸俗的，無思想的文藝中；而這些文藝恰好是使人們精神麻醉和墮落的，從而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利益服務。

今天，在當權者的「寵拔」下，現代主義牛鬼蛇神竊踞文藝界，貫徹執行現代主義的反動文藝路綫，在這條黑綫的控制和影响下，謬論百出，毒草泛濫，把文藝界搞得烏烟瘴氣。

「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因此，對現代主義文藝進行批判便成為全體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和刊物責無旁貸的任務。

在這方面，忠于現實主義和現實主義文藝路綫的「浪花」已作了良好的開始。在「浪花」的號召與發動下，粉碎現代主義反動文藝路綫的號角已吹响了。

全體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對反動的現代主義同仇敵愾，他們利用「浪花」這一現實主義文藝堡壘，展開了大規模的批判現代主義反動文藝路綫的斗爭，徹底挖掉現代主義的根子，徹底肅清現代主義的流毒。

通過這次的大批判，文藝工作者對反動的現代主義的醜惡面目看得更加清楚了，對資產階級的反動文藝路綫的危害性領會得更加深刻了。

這是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所建立的一種作為萬里長征第一步的優越情勢，它為整個馬華現實主義文藝提供了偉大的動力，它對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是一個大鼓勵，對現代主義的牛鬼蛇神是一記重大的打擊。

但是，兩條文藝路綫的斗爭並沒有就此結束，現代主義反動文藝路綫的流毒還未徹底清除，它仍然到處泛濫，到處放毒。不破不立，不徹底清除現代主義反動文藝路綫的惡劣影响，現實主義文藝路綫就不能正確地貫徹執行。

因此，凡是有資產階級和現代主義傾向的都要狠狠打下去，是作品，要進行清算，寫作的人，要進行斗爭，直到把這條現代主義的黑綫砍掉，把所有的牛鬼蛇神都鎮壓下來為止。

現實主義文藝路綫，是馬華文藝唯一正確的文藝路綫，我們沿着這條文藝路綫發展，馬華文藝就會繁榮；實行現代主義反動文藝路綫，馬華文藝就會夭折。因此，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必須懷着誓死保衛現實主義文藝路綫的勇氣，用打落水狗的精神，去揭露和批判現代主義反動文藝路綫，徹底清除它的流毒，把搞掉現實主義黑綫的斗爭堅決進行到底。

我們希望並堅信，在全體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並肩戰鬥下，這場批判現代主義反動文藝路綫的斗爭，將會進一步提高與發展。

（寫于「浪花」二週年紀念日）

幾 點 意 見

普 通 一 讀 者
● ● ● ● ●

無疑的，『浪花』革新後，形式與內容方面均起了好些變化。這是一件好事，值得讚揚。以愛護『浪花』的願望出發，我向你們提幾點意見，以作參考。

『浪花』一年僅能會面十二次，篇幅應是極其珍貴的。在馬華現實主義文藝領域裡，它應是一份有份量的、有號角作用的刊物。

我國當前的鬥爭任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的舊勢力，拉倒反動舊政權，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的馬來亞。要完成這偉大的鬥爭事業，不發動全國人民大眾，尤其是工農群眾，是根本不能實現的。

因此，『浪花』所服務的對象應是工農和知識份子。它所出現的要為工農所接受、所喜聞、所樂見、并能使他們能從中汲取精神力量而發揮在各群眾工作和群眾鬥爭中。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我認為『浪花』應該多多發表具有以下三個標準的文章、漫畫等形式的文藝作品：

第一、有利于我國民族民主鬥爭的，有利于我國各族人民團結與教育人民群眾起來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

第二、有利于世界鬥爭的，歌頌世界人民鬥爭的；

第三、有利于確立與鞏固無產階級在鬥爭運動中的領導地位的。

回顧過去的『浪花』，我認為篇幅應該增加至三十頁以上。並認為過多地出現有關文藝批評和思想修養方面的作品；過多地出現難懂的「詩歌」。就拿第十七和十八兩期來說，在四十八頁的篇幅中

即有二十二頁以上被文藝批評、修養及「詩歌」所佔據；亦即在三十五篇作品中卻出現了二十篇那樣的文章。

我以為這些作品可以經過選擇地減少三分之一。剩下的篇幅可以用來發表：

一 表現我國工人、農民、漁民、學生各戰線上的戰鬥生活的報告式、評論式及小說散文式文章。

二 介紹及評論一些國內外戰鬥英雄的生平戰鬥事跡。

三 轉載國內外有價值的文章，內容可以涉及新人新事，戰鬥故事及有關文藝工作問題的文章。

四 適當地刊出有積極意義的，符合前面提到的三個標準的漫畫、照片、木刻、剪紙等。

我相信，隨着時代的前進，『浪花』也是要求前進的，這個『浪花』要展示出群眾鬥爭的大風雨大世面的『浪花』。

最後我希望你們能夠牢記下面兩則文藝至理名言：

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部位，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成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

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

遠看是一堆絢麗的浪花，近看却是一隻文藝戰船。

「浪花」出版二週年了。「浪花」經過二年的鍛鍊，如今已經越來越充實，愈來愈壯大了。它在廣大讀者熱烈的愛戴和編者的努力下，沖過了二座小山似的巨濤，但更大和更狂猛的巨濤還在前面。「浪花」一開進馬華文藝之海洋，就走對了航行的方向——新現實主義路線，暴露舊社會的黑暗，歌頌新社會的光明。

「浪花」向文藝之大海進軍的方向固然是走對了，但是在進軍的戰術上却犯有錯誤：重視從左右兩旁襲擊來的妖風和烏煙，輕視時刻在頭頂上盤旋和嚴厲俯視的岩鷹（走狗）。因此，它常有顧左右而失頭顱之危險。

「浪花」現階段所處的客觀環境是非常惡劣的。它頭上有岩鷹的嚴密監視，左右受到兩股妖風的夾攻。這兩股妖風是「現代派」和「自由派」。

現代派主要是以所謂「詩」為手段，向讀者散布頹廢的黃色和死氣沈沈的灰色思想，妄想使讀者閱讀了他們的「詩」後，思想從「清新」跌入「混純」，而喪失斗志，忍受「魚肉」。現代派的「詩」是不忍「卒」讀的，在形式上只是堆疊詞藻，亂造不符合客觀世界的概念，在文法上可謂狗屁不通，像老太婆的纏腳布，又長又臭；在本質上，根本不是「詩」，一種文字遊戲而已！三千多年前的「詩經」不用註解還讀得懂，二十世紀用白話文寫的「詩」倒要通過註解才可看懂一頂點。那是什麼東西？白話文的文言文！山姆叔叔電腦翻譯機偶然打印出來的東西！但它自從被從「死島」輸入本邦後，却受到一小撮牛鬼蛇神，臭氣相投地奉之直上九重天，而在馬華文壇上掀起一股貌似強大的黑風。

「浪花」雖然曾幾度砲轟現代派的堡壘，可惜火力都不集中，不夠猛烈，沒有擊中它的要害，給予蒙受致命的打擊。因此，筆者希望「浪花」在踏入第三年中，對砲轟現代派的堡壘和撲滅其黑風的猖獗的工作要更加努力，積極，全面化，進行到底；同時在戰鬥中有能手出現助陣，給予現代派的腦袋開「煙花」，乾淨利落地把它從馬華文壇上掃出去，趕入墳墓去。

至於現階段馬華文壇上的「自由派」，它跟政治上的「修正派」一樣危險，比現代派更具有毒害性。現代派高舉着立場分明的旗幟，老老實實地暴露出其居心意圖。自由派則變化莫測，掩飾窩心。手上高舉着現實主義的大旗，腳下却走着自由主義的路線，它在消極地反對現代派的口號的偽裝下，企圖通過與「浪花」合作而進行顛覆「浪花」和破壞「浪花」的工作。假合作，真出賣；在陽光下是「浪花」的助手，在黑夜裡却是「浪花」的兇手。「浪花」不可不對「自由

想，但這誇張和幻想却必須對於社會現實發展前途的展望為基礎。

「浪花」過去二年來在表現底形式和風格上很多有做到新現實主義的要求，它對現實的表現和描寫往往趨於政治性的公式化和口號化，而使文藝性的「浪花」帶有非常濃厚、甚至赤裸裸的政治色彩，而不十足像一份文藝刊物。政治固然屬於現實範疇內，也是文藝寫作者描寫的對象，但在創作的表現手法上必須加以藝術地表現出來。「藝術地」包括「概括地」和「形象地」兩意思。不然，它不會對讀者起着有力的教育作用，使讀者通過教育而起來改造現實，換言之，它不能收到藝術的效果，失去藝術的感染力。舉例來說，「這是個不學無術的政客」這句話，總比不上這個政客正像「山中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這句話來得生動有力，同時極富有形象性。

「浪花」如果讓濃厚的赤裸裸的政治色彩繼續不加約束地發展下去，它累積的總和將成為慘遭被頭頂上兀鷹掠走「六斤四」的厄運。「浪花」假如在馬華文藝之海上觸礁而覆舟，將縱使親者痛而仇者快！善自為之！「浪花」，我向你致敬！

對 「浪花」 的

一點

寄望

和

批評

●岩
●水
●滴

自由派的總部設在南馬，在表面上它們假裝着和北馬現代派大本營勢不兩立；看到對方出版兩三本叢書，它們也出版一半本叢書。自由派在經濟上明知不是現代派的對手，但為什麼還要吃力不討好地自挖腰包出版什麼詩集或散文集之類呢？它們不外是想自封為馬華文藝「寶單底下的一群豬」（家），使它們對現代派所進行虛偽的冷戰更加有聲有色，從而轉移「浪花」的視線，消弭「浪花」對它的戒備心。現在是「浪花」向自由派發出紅色進攻訊號的時候了，是表面化地把自由派抓出來，在千千萬萬顆、雪亮的讀者眼光前面加以斗倒的時候了。「浪花」，拔出投槍和匕首，嚴陣以待吧！

「浪花」在負起現階段馬華文藝所賦予的真正使命的同時，也必須對過去二年作一番總檢討和全面的自我批評，以便對自己作進一步的要求，進一步提高向新現實主義進軍的戰術。新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方法要求文藝寫作者從現實底發展過程中，正確地，歷史地，具體地表現現實。新現實主義的文藝擔當着思想方面改造和教育群眾的任務，因此，它必須要求表現和描寫底正確性和真實性；但在表現底形式和風格上，卻不僅容許、而且提倡多樣的形式和風格的探求與創造，它既不同於浪漫主義，也不同於機械的舊現實主義，它同時具有着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底雙重性質。它也容許作家用誇張和幻

斗 爭 和 團 結

· 奇 思 ·

兼答葵花君

馬華文藝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一方面，國際的進步文藝正給馬華文藝帶來良好和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馬華文藝工作者的認識和創作能力也正在逐漸地普遍地提高。雖然，客觀環境的壓力還是很沉重，橫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和困難也仍然不少，但是，只要我們能加強戰鬥的團結，掌握正確的大方向，堅持崗位，艱苦奮鬥，那麼，馬華文藝就一定能夠獲得更加迅速的發展，現實主義的文藝也一定能夠獲得更加豐富的收穫。

我在「當前馬華文藝的鬥爭」一文中，的確忽略了許多東西，如沒有全面概括出當前我們的鬥爭和團結對象的問題，正如葵花君所指出的那樣。

誰都知道，文藝是脫離不了政治的，而且是為政治服務的，現階段馬華文藝工作者的根本任務，就是握緊文藝這銳利的戰鬥武器，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為馬來亞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服務，同時，也為以後的社會主義鬥爭開創條件和確立基礎。我們只有明確我們的鬥爭對象和團結對象的問題，才能更好地發揮現實主義文藝批評的戰鬥意義，才能更好地團結人民、打擊敵人。

毫無疑問，當前馬華現實主義文藝的主要敵人就是現代派和偽現實主義的所謂「文藝家」和「詩人」們，因此，我們的鬥爭對象，也就是這一小撮為反動派效勞的文人，如李某、黃某、杜某、鍾某之流以及柯某等。這些人的真面目，早已暴露無遺，這裡不必再多說什麼了，不過，對於柯某，我還想指出的是：此君最近又在蕉風月刊上假借挖苦鍾某的文章，極其惡毒地攻擊和污蔑中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說什麼那是對「有才華」的「藝術家」的「壓迫」等等，曾經以馬華現實主義「詩人」和「公正文史家」自居的柯某，居然搖身一變而成為「反華大合唱」的一名小丑，這難道還不足以令人警惕嗎？

我們的鬥爭對象，正是這一小撮為國內外反動派效勞的反動文人，我們的鬥爭矛頭，也正是對準着這一小撮文人和他們的主子的。至於那些一時被誤導的作者，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的文藝作者，除執迷不誤和頑固不化者外，都不是我們的鬥爭對象。對於這些文藝作者，我們的方針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只要他們能承認和糾正他們的錯誤，在實際行動中不斷克服小資產階級的弱點，並且把立足點逐漸移到人民大眾這一邊來，移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移到真理這一邊來，我們就熱烈歡迎他們，向他們伸出友誼的手。

我們的團結對象，主要是以工人和農民為主的勞動人民出身的文藝家，雖然，由於殖民主義百多年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殘酷的壓迫、剝削和奴役的結果，使到廣大的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長期以來都處在極其落後的狀態，文盲還是普遍地存在，勞動人民自己的文學藝術也還是處在開始發芽

茁長的階段。但是，從長遠看問題，真正有力量的，並不是那些為反動派服務，也就是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已經腐朽了的文藝；而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現實主義文藝。目前，真正屬於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文藝作者仍屬少數，比較優秀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文藝作品也仍然不多，今後，我們必須加強培養和團結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出身的文藝作者，使現實主義文藝大踏步地向前邁進。

除了勞動人民之外，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只要他們願意和我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反對我們的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那麼，他們也是我們的團結對象，我們還是應該也可以團結他們，只有在這種團結的基礎上對他們作適當的批評，才能達到更高和更牢的團結的目的。

明確了當前我們的鬥爭對象和團結對象，今後我們就有可能把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的工作做得更好，就有可能做到「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就有可能戰勝橫在我們前面的一切困難險阻，組成一支驍勇善戰的文藝尖兵，配合政治戰線上，經濟戰線上以及其他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把馬華現實主義文藝從一個勝利推向另一個勝利。

最後，我想順便在此答覆葵花君的一個問題：現實主義文藝（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各種文學樣式）會不會隨着階級的消滅而消滅？我認為是不會的。至於作為文學樣式之一種的詩歌，會不會隨着階級的消滅而停止戰鬥？我認為也是不會的。我在「當前馬華文藝的鬥爭」里說：「只要階級一天沒有根本消滅……現實主義的詩歌便一天不會停止戰鬥。」原意是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只要階級一天沒有根本消滅，那麼，作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銳利武器之一的現實主義詩歌（以及一切現實主義文學樣式）便一天不會停止戰鬥，這裡，「戰鬥」的概念是階級社會的兩種根本矛盾的勢力的你死我活的戰鬥，這是十分明顯的。至於階級在全世界範圍內根本消滅之後，人類已進入人類歷史上最高級，也是最理想的社會，但這並不意味着，那時的人類便會「停止進步」，「人類文明」已經「達到了飽和點」（葵花語），恰恰相反，人類仍然要繼續前進，人類文明也仍然要繼續發展。但是，那時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人類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或其他矛盾，而是人類和自然界的矛盾，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了；因此，明顯地，那時的現實主義文藝（包括詩歌）所進行的戰鬥，和現在現實主義文藝（包括詩歌）所進行的戰鬥，在性質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了；說到這裏，我不得不說：葵花君，我們已經談得太遠了，還是讓我們回過頭來，以團結一致的心，踏着大無畏者的步伐，迎接馬華文藝戰線上的戰鬥吧！

悼

林清廉難友

· 雅 慕 ·

你去了，去得那麼突然，
來不及向親友道一聲別離；
只那麼摔了一跤，
就此閉目不起！

你去時我竟完全不知道，
即使知道怕也難參加你的葬禮；
今天在舊報偶然翻到你的噩耗，
我久久不敢相信死者竟會是你！

七年前我們相見於死水潭裡，
不久又在死水潭裡分離；
在那短短的苦難日子裡，
我們年青的心已緊密地連在一起。

當我們離別的剎那，
你感動得熱淚淋漓；
你雖重見光明但你並不歡喜，
你為其他仍在黑暗中的伙伴感到憤激！

你說，今天你踏出這高高的四壁，
但却進入另一個狹窄的無形的籠裡；
等待着你的並非廣闊自由的天地，
他們要將你的青春關死在牢籠裡！

大家將你送到鐵柵門口，
你與伙伴們握手道別，
你跨出門外還頻頻回首向伙伴們說道：
「我絕對不願永做『條件』的奴隸！」

你如火般的話語仍停留在我耳際，

你熱烈堅強的面孔仍烙印在我腦海裡，
然而，你那飽經憂患的軀體，
如今已長埋在土裡！

生離死別原是自然的規律，
凡是生物總有一天會死去，
然而，勇敢熱情的朋友呵，
你為什麼這樣不明不白的就死去？

想起你這般輕輕的年紀，
想起你尚未開花的壯麗理想，
想起你尚未清算的刻骨仇恨，
我怎能不為你感到悲傷？
我怎能不為你感到憤慨？！
我永世難忘的朋友呵，
為了紀念我們苦難中的一段友誼，
我惟有學習你堅定不移的精神，
把青春獻給人類最壯麗的事業。
當一天真理開花時，
我要把最壯麗的詩篇，
奉獻在你的墳前！
我還要用鯢鱷們的骨頭，
為你刻一個英雄的墓碑！

〔林清廉君前曾擔任勞工黨檳州日落洞區秘書職，一九六〇年至六一年間被扣留於華都牙也，獲釋後擔任市議會巴士售票員。據報載林君今年五月初因病進院求治，不知何故摔倒而昏迷，至五月十二日凌晨二時半終告不治逝世，死時年僅卅四歲。〕

浪花二週年紀念誌慶

滌蕩一切現代派文藝的污濁

開創現實主義文藝的新紀元

吉隆坡

一羣訂戶敬賀

浪花二週年紀念誌慶

烏鴉的翅膀再黑

遮不住金色的太陽

吉隆坡三菱美術電版社
吉隆坡萬能電器無線電公司
吉隆坡國際洋服
吉隆坡普通供應社
吉隆坡首都眼鏡公司

吉隆坡語文供應社
吉隆坡長春貿易公司
吉隆坡長江貿易公司
吉隆坡珠江百貨公司
怡保人人公司

全賀

浪 花 二 週 年 紀 念 誌 慶

新 異 之 義 主 實 現 標 立

吉隆坡 昌平海 謝希楊 名松園 俠君何 鄭華林 子坤芳 彬華惠 蓮鑾山 秀秀阿 楊張李 義影明 博彬紹 許陳唐 李鳳德 敬 賀

浪 花 二 週 年 紀 念 誌 慶

愛 恨 人 人 民 民 之 之 所 所 愛 恨

源生金先 生金先 源金瑞仗 保榮根 亞國玉 傑杰堅 基振志 興章堂 憲漢鏡 敬 賀

浪 花 二 週 年 紀 念 誌 慶

旗 大 義 主 實 現 新 舉 高 直 蕪 淵 惡 罪 派 代 現 搗 直

遠兆實 鐵匠禮 熱心者 經紀人 推銷員 無名氏 青 天 夫 征 夫 敬 賀

浪 花 二 週 年 紀 念 誌 慶

時 代 歌 手 寫 出 輓 出 讚 歌 歌 也 寫 出 讚 歌

大安吧 港邦生 美益聯 美摩邦 賀公書 易司報 公 社 司 敬 賀

反現實主義

的

毒草



● ● ● ● ● ● ● ● 評唐林的两首詩

洛方

(一) 前言

「浪花」第15期刊載了唐林的詩「爸爸為什麼不回來」，17期編者發表了對這首詩的看法：「這首詩是有其思想上的偏差的，這主要表現在其思想深度的不夠。它只是單單反映了作者表面上觀察所得，却不能透過事物的本質展開更深入的描繪，由于這樣，這首詩只能使我們感觸到它所包含的一些東西，不能由此而使我們想起一些更為深遠的東西。」又說唐林這首詩「全情了人民的不幸遭遇。」編者還希望讀者們「展開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接着在第18期上一連登出重遠、史海、百代三君的評論文章。

據所知，這是「浪花」創刊以來首次開展的文藝批評，經過編者的大力推動，相信在廣大進步文藝工作者的響應下，必能有良好的成績。為了發揚馬華的現實主義文藝，我順便把唐林最近在「新月報」發表的「我跌了一交」，連全在「浪花」的「爸爸為什麼不回來」談談我的粗綫意見，藉此能得到更多文藝工作者的高見。

我以為，凡是進步的現實主義文藝（包括詩歌）必需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愛憎分明，揭露舊社會的腐敗黑暗和必然走向沒落滅亡；歌頌新生力量和新社會的實現的必然趨勢。

二·「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具體感性的形象）來反映生活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戰鬥性。

三·深入勞動人民生活中，感情是真摯的，語言是生動的，大衆化的。

要是一篇作品缺乏上述條件，基本上是不好的或是反現實主義的。形式主義就是一種反對現實主

義的文藝思潮，它反映在下列幾點上：

一·「為藝術而藝術」的即追求完美的形式，沒有主題思想或沒有明確的主題思想。

二·頹廢的，神秘的、神經質的思想感情。

三·內容是宣揚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不承認或完全否定人民群眾的創造力量和新生力量。

(二) 「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這首詩共五十六行，分作七節。在形式上排列的很整齊好看，認真一讀却是糖衣裹毒藥的東西，它繼承了形式主義的衣鉢，宣揚了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歪曲現實。它不分辨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模糊人民的鬥爭對象，在客觀上有意或無意的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

「沙巴的森林沒太陽，」

沙巴的敵人很兇狠。」

「沙巴的敵人」到底是指誰？相信聰明的讀者一看便明。向來資產階級統治者誣蔑人民英雄為暴徒、土匪、敵人，用意是很清楚的，他們無非為了鞏固，維持反動政權，他們從不願承認自己的事業是不合理的。造謠欺騙，用盡所有惡毒名詞來貶低人民英雄的光輝形象。在人民大衆眼里，真正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其一切傀儡，這才是人民大衆不共戴天的敵人。唐林所指的「敵人」，完全是反動派的口吻，要不然，阿末的爸爸為什麼去「遠征」！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唐林不分是非黑白，不揭穿反動派殘殺人民的罪行，反而對反動派的傀儡兵（主要是甘心情願替反動派賣命的，從本詩看不出被迫去當兵的意思），備加讚揚。請看：

「胡申的哥哥回來啦，
還有花蒂瑪的爸爸。——」

這是「天兵」凱旋回朝的口氣，至於阿末的爸爸，「不幸」為國「捐軀」了！已埋屍在「荒涼寂靜的墓地」，那「沒有太陽」的「森林鬱鬱的沙巴」！唐林對傀儡兵——反動統治者屠殺人民的工具——的死如此悲慟，如此哀叫：

「彷彿已彈奏着人民的悲劇。……」

「人民的悲劇」！假如唐林真的以為人民是有悲劇的話，那都是反動派強加給人民的。唐林對傀儡兵的死如此哀痛，真是一切幫閒文人的反動本質的一次大暴露！

形式主義者的共全任務就是不批判舊現實，不打擊惡勢力，沒有「將生活的真理提示給人們」。為了資產階級能夠更長期更穩固地統治人民，形式主義者通過藝術將醜惡的加以美化，把社會不公正的現象吹噓得公正合理。

因此，我認為唐林的這首詩何止是「思想上的偏差」，其立場，觀點是反動的，它不但模糊了讀者對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認識，且進一步麻痺人民的思想，對醜惡現實起了悲觀消極的壞作用。

我全意重遠君的意見，即唐林的這首詩是一首「歪詩，是徹頭徹尾的反現實主義的劣作，是向具有戰鬥傳統的詩壇豎起一竿黑旗，是鬼面上的雪花膏」。

（三）「我跌了一交」。

唐林發表在「新詩月報」第9期上的「我跌了一交」，是一首表面上羅列了社會一般現象的詩，它缺乏感人的、生動的藝術形象，感情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虛偽的，它缺乏戰鬥性，因為它不能揭露和批判舊社會的黑暗面貌和丑惡的本質。他筆下的工人（搬運夫）是個對舊社會非但沒有控訴（有嘛也是非常貧乏無力的），反而感到「糟糕呵！生活就是這樣的不妙！」。唐林筆下的工人，原來對生活是抱着宿命論觀點的，他根本就歪曲了可敬的工人階級的硬骨頭精神，在他看來，工人是聽天由命者，做牛做馬是天生注定的：

「我沒有資本，我只是一個窮漢，

跌了一交，當然，什麼都要完蛋！……」

工人階級是舊社會的被剝削者，是不怕「跌」的，在先進思想教育下的工人階級是舊社會的掘墓人。他們不但善於摧毀舊社會，也善於建設新社會。現實主義詩人就要通過現實生活，把工人的典型特征具體描繪出來，歌頌他們的高尚品質，通過他們對舊社會的不滿而預示新生力量的必將來臨。而唐林筆下抽象的工人形象只是任由資本家擺佈的可憐蟲！這是誣蔑，是對工人階級的絕大侮辱！

再來，唐林盡管用第一人稱想通過搬運工人的不幸遭遇來反映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他提到「勞工保險」、「律師」、「職業介紹所」、「福利部」、「校長」、「教育大官」、「房東太太」等可以構成大塊頭的社會材料，在他筆下輕描淡寫的提過，最後，開玩笑似的說：

「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偉大的社會，
慈善、友愛、忠誠和互助都是買賣；」

作者看待社會問題就是這樣草率，不負責任，遊戲式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本質原來是如此簡單，「都是買賣」？工人們出賣勞力，創造社會財富，資本家付出代價，是買賣；一旦工人們因工作而負傷、殘廢，老板一脚踢開，不顧其死活，也是買賣！這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老爺的剝削有理，反抗有罪的反動思想。這是進步文藝工作者不能贊成的，也是工人階級要堅決反對的！

全是描寫工人階級，我們試讀下面這首詩：

「印度老人」 米軍

一隻用粗繩子編織成床面的睡床
一到夜里就守衛在一家金店門口
你白髮花花的印度老人呵
就半睡半醒地過了一年又一年
多少風風雨雨，多少飛沙和落葉
伴隨你多少失眠之夜
那流乾了淚水的眼睛
幾時會向印度洋畔的國土眺望？

人類生活史上
是誰不把人當成人呀？
爲了什麼
在這火一般的太陽下
去執行僱傭的勞動！
別再向甘地祈禱了吧
老人喲，那善良而愚蠢的人道主義
救不了
印度底今天和明天

這是一首早年馬華詩人的作品，他深刻而生動的刻劃出勞動者（守門人）的生活痛苦和內心感情，他用高度的全情心反映了這個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會面貌，復用真摯的感人的筆調批評了印度勞動階級的思想弱點，指示只有靠勞動者的雙手，徹底粉碎反動階級所施加的枷鎖，拋掉甘地的「人道主義」思想，才能改造社會。詩人用正確的歷史觀點向讀者指出光明面。雖然這首詩還有其缺點，但却是當年馬華詩壇上的一首現實主義作品。

總之，唐林的這首詩是概念化的詩，他對搬運工人只有冷漠的旁觀，缺乏熱烈的愛，缺乏真摯的

、健康的感情。他不熟悉工人的生活，沒法也不可能寫出搬運工人艱苦的、受壓迫的生活。由於他在詩中沒有或不能夠表現正確的、先進的思想，所以，它是形式主義的詩！

(四)「新詩月報」是什麼貨色？

「新詩月報」是由星島一批反現實主義，反人民的形式主義右派文人搞的詩刊，如形式主義文藝的「最堅決」，「站得最穩」的詩人周榮、自稱為「現實主義」的鍾祺、掛過「進步文藝」牌子的苗芒、杜紅等所搞的文藝毒物。

它是為帝國主義和本地的反動勢力服務、宣揚階級調和，粉飾昇平、散播黃色思想、吟風弄月、麻痺青年讀者的斗志就是它的「神聖」任務。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都要與它劃清界綫，要向它開火，怎能和它一起鬼混呢？！

這一批反動文人已經自覺地（有極少數相信是被誤導）為反動勢力效犬馬之勞，充當傳聲筒，他們誣指左派文藝工作者是「流氓」，對資產階級政權歌功頌德、塗脂抹粉。

唐林難道不知道「新詩月報」是什麼貨色嗎？

現在竟與之全流合污，證明他與「新詩月報」這小撮右派文人是臭味相投、蛇鼠一窩了！

唐林對待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態度和「新詩月報」的作者們全出一轍。例如在越南問題上，美帝國主義強盜採用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施用除了核子武器以外的一切武器屠殺越南人民。「新詩月報」的作者對美帝國侵略越南的戰爭不加之譴責，反說在越南「友仇難於分辨，無辜者替別人受罪」；唐林在「爸爸為什麼不回來」的表現上也是黑白不分的（已如前述），說明了他們的目就是模糊人民的斗爭對象，敵友不分。

(五) 小結

綜觀以上所論，唐林的兩首詩是形式主義的，反現實主義的歪詩。他先在進步的「浪花」，繼而又到反動的「新詩月報」發表詩作，暴露了他的沽名釣譽、腳踏兩條船的機會主義思想，也反映了他的生活觀，文藝觀是錯誤的。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不接受別人的批評，不懸崖勒馬，他必然會在反人民的泥淖中愈陷愈深，最后不能自拔，他的作品必被人民所唾棄，這是可以肯定的！

「愛國」與「賣國」

馬
上
程

中國封建時期有「王道」與「霸道」之稱。那時的王道是指封建統治者實行的所謂「仁政」；霸道則是指「霸政」。歷代的封建王朝無不把自己標榜為「王道」，絕對沒有自稱是行「霸道」的。孔子、墨子以及諸子，無不主張「王道」。由此可知，歷代封建王朝雖然口口聲聲稱「王道」，而實質上都是霸道。

然而，果然有「王道」這回事嗎？有的。它是什麼貨色？我們的答案是：它是比霸道更惡毒的東西！（故我在前面說的仁政上加了「所謂」兩字）為什麼呢？因為「王道」者就是帝王之道，也就是統治者的道。統治者在奴役與剝削人民的同時，大力鼓吹他們的一套仁政，在意識形態上麻痺與欺騙人民。因此仁在仁政聲中，統治者就可以更從容地魚肉人民了。

今天的傀儡王朝們所大力鼓吹的「愛國」，也正與封建王朝者鼓吹的「王道」是同一貨色。

民族新文化旗手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王道與霸道只是前後不同，其本質是一樣。今天統治者的所謂「愛國」也正與「賣國」是孿生兄弟，是同樣貨色。倘不看清這二點，是很危險的。

且看一下歷史事實。蔣家王朝不是出賣人民出賣國家，為美帝服務嗎？希特拉不是高喊「愛國」的罪惡滔天的賣國賊嗎？吳廷炎、阮高奇等等偽政府不是帝國者扶植的大賣國賊嗎？

還有許多「民主」的「社會主義」之「國」，其中如緬甸的尼溫政權，其反人民的行為是有目共睹的。這些反人民的政權都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賊。

又如柯斯金之流，大搞資本主義，大搞私有財產，復辟剝削制度，使其人民又再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境地。這，可以稱之為愛國嗎？當然不能！

我們應該把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所謂「愛國」，「愛國主義」的膏藥揭穿，讓它的「賣國」的膿瘡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要你永當牛馬

人
夫

如今有產階級為了他們永遠爬在無產階級頭上，以便任意宰割，任意擺佈，于是，他們就施出種種手段，種種方法來約束及麻木工農群眾了。他們有各種的「人才」：統治者，商家，文人，音樂家，宗教家……。

首先，老闆爺們教你做多多工作，拿少少薪水，折磨你個半生不死，有氣無力。

「音樂家」隨后給你幾聲「耶耶耶」，「恰恰恰」，「哈拉哈拉」……。使你昏昏迷迷沒出息。

「文人」跟着寫些玉腿乳峰，鴛鴦蝴蝶之類，的文章給你看；如果你對這感到膩了，也就不妨給你些花月山水之類，還告訴你這才是文學。

而如果是寫些「骯髒」的農夫工人的生活，「什麼階級鬥爭，流血、革命、反對貴人……」這就不是文學了，而且『工農群眾是沒有什麼所謂文學的』，文學只能是屬於幾個有產階級的天才們的。——（反動文人梁實秋告訴我們）。

于是他們「文人」再告訴你：『所謂正常的青春少年多數是不關心世界局勢的，只在學校安于本分，孝順父母，只求錢財及性愛。』（學生週報第519期）……『你一生到這世界來，仍不免遇到無法平等的事，這不要嫉嫉別人，最為需要的是先改造自己，把自己鍛鍊成堅苦卓絕的性格……』使易于給貴人們奴役，當牛當馬。『也許上帝是公平的，他正要藉着

貧窮、疾病，笨拙的環境來鍛鍊你……』于是「笨拙」的工農群眾呀，你們需要忍耐寬恕，這才是你們的出路。

于是宗教家再灌注你以「神」，要你知道你的命運，要你當好好先生，「和善」對人，寬恕人，順從人，不得「犯罪」。

于是你半死半活了，有氣無力了，昏昏迷迷了，無出息了，中毒麻木了，不發奮了……。

可是如果你竟「反常」的反對這一切，不接受這一切，那可不要忘記，還有「我們」的統治貴人在上呢！對付你的有牢獄與鎗彈。

關於

于



什文



曲筆



論戰與文藝批評

金戈

只有在前綫打仗的戰士，才會深切關心與要求武器的犀利，準確，能發揮更高的命中率，俾能一彈而致敵人的死命，一炮而摧毀敵人的堡壘。全樣地，一個熱愛群眾，要獻身社會改造事業的文藝工作者，爲了襲擊腐朽的舊人舊事，揭穿那隱伏着陰謀的偽裝，他不得不尋求一種有力的武器，使能更易制敵於死地。

什文，正因爲它有着獨特的武裝和力量，所以這種富有戰鬥性的文體被天才地運用了。這種文藝形式具有獨特的尖銳的戰鬥風格。簡短，集中，反應迅速，攻勢凌厲，已經成爲這種文藝形式的特徵。魯迅以其戰鬥的需要，才獨創了這非常完整的，而且由他自己親身達到了頂峯的文藝形式。

什文，爲了使讀者易於領會，通常必須具有普遍性。有時候，因爲局限於時代的沈重窒息，作者因爲有所顧忌而不能暢所欲言，又不甘於默默無言，就只好拐彎抹角，彎彎曲曲的把自己要說的話表達出來，這就是所謂「曲筆」。魯迅的什文，就是在文網森嚴的環境下產生的。「因爲那時難于直說，所以有時措詞就很含糊了」，因而也就難免顯得隱晦，生澀，難懂，實在是逼不得已。而且那時候，正是新興力量對舊社會，舊勢力進行決戰的時候，所以措詞很辛辣，尖酸，刻薄，在你死我活的論戰里，魯迅爲那些牛鬼蛇神勾勒出維妙維肖的臉譜，那些文棍，學閥，不過是「眉（女字旁）態的貓」，「比牠主人更嚴厲的狗」，「吸人血的蚊子」，「舐一點油汗的蒼蠅」。對於寫文章，魯迅一向反對掉文弄字的文章寫法，他說：「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爲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却不能懂，用來炫耀自己學問的淵博，但爲了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魯迅主張，只要能直說的話，干脆直接了當的說個明白。

近來，我們這個不到三尺的文壇，曾引起了幾

場爭論，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然而，有些論者却搬盡罵街的技巧，偶有爭執便叫對方嘗嘗他辛辣的「口誅」，就像隔鄰的三姑和六婆指天賭咒一樣，用盡了惡毒的字句，徒然使人惡（口字旁）心。把「潑婦罵街」的醜形惡相搬上文壇以補自己文筆之窮，這委實是并不高明的下策。倘以爲搬盡惡毒的罵人詞句，可以把人罵倒，那麼一切論爭都是多餘的。

我們爭論的目的是爲了探求一個問題的真相，倘是和朋友討論，決不應該以對敵人的態度來對待朋友，批評不對了就得用反批評來辯証，絕不能扳起臉孔，手指指到對方的鼻子大罵一通，却不把自己立論的據點說明白，結果罵過了，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倘若被批評者是對的，就算搬盡惡毒的罵人詞句，也是不能罵倒他的，要是錯了，我們又怎能矇得住讀者的眼，按得住讀者的口呢？

文藝批評的首要任務，在於指示文藝發展的正确道路，培植文藝的新苗，刪除含有惡劣傾向的毒草。在今天，由於新興力量的要求解放，舊力量在垂死掙扎，而長期毒化的思想仍然在新青年里產生惡劣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文藝批評工作者，在文藝發展的每一階段，認清什麼是香花，什麼是毒草，分清敵我，褒揚好的，打擊壞的，引導錯誤的走向正確的，使文藝的發展有一條明確的道路。

批評，團結，批評，這是對待朋友的批評原則。必須既團結又鬥爭，不能存心袒護，不能故意挑

剔。更不能以割裂爲真實，以片面代具體。對於那些毒草，就不能這樣，一定要連根拔起來，一擊就要致命，絕不能放他一馬。





力量

小泉

夜學班裏，二十多個眼睛聚精會神地盯在黑板上的兩個字——力量。每對唇片，不停地動着，像是要高興地叫出：「先生，先生，這是……。」我微笑地環視着他們。大家的熱情，給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半年來的努力，並不是白費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將一片貧瘠，瘴氣的荒地，開發成幸福的樂園，讓幸福的果子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亞寶，這兩個字怎樣讀？」我指着黑板向最小的一位全學發問。

「力量。」亞寶迅速地讀出來。

「對。你再說說它的意思是什麼？」我微笑地要求着。

亞寶擺了擺頭，睜大眼睛，看望着「力量」。後面幾個較大的姑娘，亦睜大眼睛，並且私下商討起來了。各個的表情，像是「只恨學太晚」，由於生活担子，重重壓着，只接觸到半年的文化。這時，我看到亞花若有所思，於是要求她說：「亞花，你來說說好嗎？」

亞花奮然地站起來，用福建話解釋了「力量」兩個字。

亞花是個二十歲的大姑娘，勤勞樸實，工作認真，學習積極，是班裏的好模範。

接着，我又問：「最強大的力量是什麼？」

亞寶：「爸爸的力量最大，昨天他幫亞強叔把十多包木薯抬到囉里上去。」

亞九：「羅里最有力，它會載很多東西。」

亞英：「我說拖拉機最有力量，泥土一塊塊被它拉起來。」

.....

.....

金蘭：「火最有力，它會燒屋子呢！」

文發：「飛機最有力，會把人送到天空去。」

文材：「人最有力量，沒有人就沒有飛機。」

「亞香，你說人最有力量嗎？」沉靜的亞香被我一問，抬起頭來。

「先生，火車最有力量，它會載很多人。」

桂英：「氫氣彈最有力量，聽說馬來亞只要一粒，就會沉到海底去了。」

亞花：「人的力量是最強大的。世間一切東西都是人創造的。」

每個人的答案，我都一一把它記在黑板上，每個人都期望自己的答案是對的。

「各位的答案都是有力量的。但是不是銅牆鐵

壁最強有力的。除了亞寶的爸爸，文材、亞花說是人最有力量外，其餘的都是東西，東西是沒有生命的，是死的。死的東西有力量嗎？」

「沒有，沒有，爸爸是活的才有力量。」亞寶急忙回答。

「死的東西之所以有力量，是從那裏來的？」

亞英：「油裏來的。拖拉機吃了油，力就來了。」

「是誰給拖拉機吃油呢？」

「亞金叔。」

「是亞金叔加的。亞金叔是人，所以人是創造一切東西的力量。你們說是嗎？」

「是呀，先生，沒有人什麼東西都做不來了。」

現在每個人都異口同聲全意文材，亞花的答案。

亞花，你再說得清楚些，「人」指的是什麼人呢？」

亞花沉思了一會兒，覺得這問題有點奇怪，人就是人，還有什麼人嗎？」

「是創造一切東西的「人」。」

「好，你說得好，我再問你，工廠是誰建造的。」

「是頭家出錢，工人建造的。」

「那麼頭家的錢是從那裏來的呢？」

「是工人為他做工，被頭家賺去的，」

「所以……。」

「勞動人民是創造一切的偉大英雄。」

「是的，「勞動創造世界」。」

「亞寶，你聽到亞花姊說些什麼嗎？」

「先生，我知道，我知道，亞花姊說，最強大的力量是人，還有……還有……。」

文材替她接下去：「是勞動人民創造世界，一切東西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

「誰還有不全的看法嗎？」

「老師，既然勞動人民創造世界，為什麼我們做牛做馬，一天工作十四小時，三餐還不能溫飽呢？為什麼那些大老板不必工作，却有大魚大肉，汽車，洋房，還要欺負我們人牛人馬呢？」亞花提出申訴。壓抑了二十年的痛苦，爆發出來了。

「亞花你問得好，你將那包毒藥撕了個洞，現在大家都知道那包藥是毒的，我們再也不中毒了。我們要學習亞花姐，想想為什麼生產糧食的人會三輪吃不飽呢？下星期大家再來談談好嗎？」

「好好，好好，我回去告訴爸爸，爸爸會說給我聽的。」亞九拍着手高興地說。

我轉了話題問：「亞秋，你說針車最有力量，它會車衣給你穿。你拿得起針車嗎？」

「嗨！我推都不動呀！」亞秋伸出長舌，兩個肩膀頂到耳朵上去。

「那麼爸爸買來時怎樣拿到房間裏去呢？」

「是亞明叔、亞蓮嫂、爸爸、姐姐輕輕地把它拿到房間裏去的。」

「亞秋說：個人的力量是小小的，多人的力量是大大的。一輛針車，亞秋推不動。明叔、蓮嫂、爸爸、姐姐一來，輕輕地拿走了。這是大眾才有力量，團結才是最堅強的力量。」

「先生，明天我不要和亞九相罵了。我要和亞九好，將來長大了，打倒……。」亞寶拉着亞九的手，興奮地說。

「亞寶妹妹最實際，要團結周圍的勞動人們。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團結起來，還有什麼事情不能解決的呢？有什麼人爲的剝削和壓迫不能打倒的呢？我們要永遠相信這股戰無不勝的强大力量。」

「先生，我現在才知道，拖拉機不是最强大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是勞動人民。勞動人民團結起來，就是一道銅牆鐵壁。是永遠勝利的。」

亞英的話激動了每一個人，使班裏充滿了戰鬥的氣氛。尤其是亞花，銳利的眼光直射在黑板上，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發現了康莊大道，滿懷信心，蔑視凌辱勞動人民的惡勢力。

「我們已經了解了真正的强大力量是什麼了。希望今後大家努力學習，做好準備，將來結合最强大的力量，打倒……。」

九點正，大家興高采烈，唱着歌兒回家了。



我在各種環境中生活了好多年，認識了不少朋友，這些朋友要是都記下來，準可以寫成一本書，現在，我只想寫下其中的一兩個，讓大家認識一下，希望大家不

要交上這樣的朋友，也不要像我的朋友一樣。

記得那一次校內同學因爲反對某一不合理的法律，在校內向「××」請願，在未進行請願前，我的朋友這樣說：「同學們，是時候了，讓我們勇敢地參與這次的鬥爭吧，我們要下定決心，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堅決幹到底。」好些人都受到感動，情緒更加高漲，我也認爲我的朋友說得對，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請願的時間已經到了，我的朋友還沒有來，恰巧請願時間因故延遲，我的朋友的遲到却變成剛好準時，他猶豫了一下才走到我身邊，他說：「我以爲你們已經走了。」

要去向「××」喊口號了。大家排起了隊伍，同學喊道：「三個人一排，手拉手。」我忙拉着我的朋友的手，他剛好站在外層，他連忙說：「我在外層不合適，你在外層比較好。」我還沒有反應，他拉開了我跟另外一個朋友的手，站到中間去了。「同學們，向後轉，向「××」面前走去。」我們聽見了帶頭同學的喊聲，忙向後轉，這一來，我和我的朋友變成了前面第三排，他一看不得了，臉色都變了，忙掙開和我拉着的手，說：「對不起，你們兩個一排吧，我到後面去找一個同學，那同學須要照顧。」說完就走了。另一個朋友對我笑笑，我呢？滿肚子奇怪。後來我們成功地完成了請願，「××」還辯輸給我們的代表。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自然而然談到今天的事，我的朋友說：「請願喊口號，這不是一件簡

單的事，有些人就不敢喊，我可不怕，我有多大聲就喊多大聲，我還罵了旁邊那幾個不敢喊的同學哩！」剛聽完，我的另一個朋友對着我的耳朵，小聲地告訴我：「你聽他呢！裝熊！他連歌都不敢唱，只是低着頭走，不時還把臉遮起來，叫他輪流拿一下標語布條，他說他手痛，哼！這種人！」我聽了覺得很難過，我靜着。

同學罷課了，因爲校方開除了許多同學。許多軍警包圍了學校，逮捕同學，被開除的同學集合在坡底，我們去看他們，我的朋友也去了。領導同學號召我們：「同學們，趕回去，明天堅持罷課糾察。」我的朋友也說：「同學們，響應這個號召吧，不要怕特務，不要怕警察，勇敢地堅持糾察。」我們好些人連夜趕回學校，準備第二天繼續糾察。

第二天，在糾察的隊伍中，我找不到我的朋友，他一直沒有出現，到散隊後，我經過他住的宿舍，看見了他，我問：「你爲什麼沒有去糾察？」他回答說：「我現在才從坡底上來。」我聽了他的回答，沒有說話。

在罷課的那段日子裏，我們爲大批同學被開除而難過，我的朋友却仍舊笑口常開，他忙忙碌碌，大事「接收」被開除同學的「遺產」，搬了墊褥，椅子，還有書架，窗簾……他的房間一下子就滿了，他很得意，說：「現在高級了，什麼都有了，要是再有一個風扇那就更好了，你們爲什麼不去搬一些東西來呢？」我們沒有反應，因爲難過的心情驅走了去搬「遺產」的興趣。

學會改選時，同學叫我的朋友提名競選，我的朋友說：「現在應該隱蔽精幹，我不適合出來當執委，叫其他同學吧。」後來他沒有當執委，他的「精幹」也「隱蔽」到那六層高的圖書館去了。

學期結束了，我的朋友拿到了一張大學畢業文憑，但却失去了許多朋友。

我的一朋友

呂平

黑

牢

· 布斯達曼作 ·

給還在斗爭中的伙伴

昨夜是那末昏暗
 強盜們四出橫行
 不管在陸地或是海洋
 他們的手都玩弄着鎗彈
 × × × ×
 如今却是光輝的白天
 太陽的光芒四射
 偉大的旗幟飄盪
 我們自個兒把家當
 × × × ×
 那雷動的呼喊並無意義
 假如沒有實際的行動
 對於那斗爭的民族
 斗爭永遠沒有結束
 (六三年三月十三日 蘇坡)

寂寞

四周是石壁
 到處是鐵網
 沒有朋友來討論
 沒有伙伴來談心
 × × × ×
 我不是盜賊
 也不是兇手
 只因曉得生命的價值
 就該受到如此的侮辱嗎？
 × × × ×

未來的日子還多着
 縱使昨日已經消逝
 希望的光芒仍然燦爛
 船兒本來就慣於碰到風浪！
 (六三年三月廿日 蘇坡)

叛徒

這不是娛樂夜市
 塗口紅女人袒胸、搖臀及做種種動作的地方
 這是獻身的場所
 是你、我及大家自願為聖潔理想獻身的地方
 × × × ×
 你來這裡並沒有受到邀請
 你走時為什麼要把我們踐踏？
 × × × ×

昨天你還在高聲頌讚
 拍胸揮手又跺腳
 使擴音器也失聲
 現在你却紅睜着眼詛咒
 這個不對，那個不行，一切都不合適
 你的舌頭彷彿已變作牙齒
 × × × ×
 你的毀滅預示着
 叛徒們的毀滅！

(六四年五月廿五日 蘇坡)

放

歌

· 司徒西早譯 ·

明天一定到來

夜晚黑暗，白日也無光
 希望之光已經消逝
 渴望飛馳的孩子脚已被切斷
 眼被弄盲，耳被弄聾
 只有魔鬼瘋狂地舞蹈
 踏在沒有生命的橫臥的軀體上。
 × × × ×
 等待着明天，後天，以及往後的日子
 妖精的瓶子排列在桌上
 兩脚木馬的胸前掛滿閃耀的勳章
 他們的肚子及腦袋却空無一物
 馬鞍鑲金，馬韁掛着金鏈
 魔鬼抽着馬鞭，馬兒向前急馳
 × × × ×
 今天分明是地獄的日子
 明天肯定是天堂的日子
 今天一定不會長久
 明天一定會到來

(六四年七月九日 華都牙也)

走向廣闊的天地

牢獄的門打開
 整整四個年頭
 我置身其中
 我的脚堅定地踏過了它
 沒有悲傷的眼淚

代替它的反是歡樂的淚水

× × × ×
 華都牙也，我離開了它
 華都牙也將永遠留在我記憶中
 × × × ×
 內心在澎湃激動
 快樂摻雜着悲哀
 悲的是離別了伙伴
 喜的是我將重見家人
 這麼久我非自願的離別了他們
 × × × ×
 跌倒的地方更值得記憶
 這不是所有斗爭者的歷史性地方嗎？
 在我乘搭的車子的隆隆聲中
 我默默地檢討自己
 我到底是否舊時的「我」？
 × × × ×
 我仍舊是我，我敢肯定
 我沒出賣過朋友
 我並沒有污蔑我原先的崇高理想
 心仍舊是舊日的心
 鐵始終還是鐵。
 × × × ×
 我踏入廣闊的天地
 我的自由天地雖還有限制
 然而我從來沒想到死亡！
 (六七年一月十日 吉隆坡)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七)

— 橡夫 —

(接上期)

一次，他去時沒把帽戴上，
去到太陽普照的海岸，
在光天化日下夢想，
那遠方的異鄉。

沙和水好像，
混雜起來。雲
遮不了眼睛，
望着那一片碧綠的海，
使他的心又泛起向往。

「一旦我乘着
小船，
去到那遙遠的異鄉，
我的心上人，
就歌唱着思念我的
樂章。」

「太陽向西沉，
那天邊并不清晰
幻影徐徐移動，
我回到她身旁。」

一次，他出時沒有把帽戴上，
去到太陽普照的海岸，
在光天化日下夢想，
那遠方的異鄉。

阿斯魯就是那樣地在動蕩的，熱火朝天的反殖時代里「在光天化日下夢想那遠方的異鄉」。他這種逃避現實的思想，後來雖然有了改變，回到生活中來，然而他仍然在人生大海里探索，沒有明確的人生目標。而他的詩作，也未能脫離抒發個人情感的階段。

阿斯魯也寫過一些短篇小說，較著名的有：

- (一) 我的朋友格迪亞斯 (SAHABAT SAYA CODIAZ)
- (二) 給我房子 (BERI AKU RUMAH)
- (三) 燈泡 (BOLA LAMPU)

他的小說寫的也是些周圍日常瑣事，筆調細膩，但仍然在抒發個人情感。

他的詩篇收集在與凱里爾共著的「三個命運的吼叫」詩集里。

阿赫迪亞特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一九一一年他在西瓜哇的牙律附近出生。他曾在荷印高級中學攻讀東方文學，畢業後在「學生園地」學校當教員。曾經擔任過「圖書出版局」及報刊的編輯。現為印尼大學教授。

阿赫迪亞特的名字是隨着他的處女作「無神論者」(ATHEIS)問世而在印尼文壇上响亮起來的。「無神論者」是一部出色的小說，這部書通過了四位不同信仰的人的經歷與活動，來反映東西方文化的衝突，反映那時印尼知識份子動盪不安的心情。書中的主角有四位；哈山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宗教信仰的人，安哇爾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哈山却是一位沒有信仰與立場的人，他的思想飄搖不定，他在各種主義與信仰里徬徨不知所從，結果他神經失常，最後離開了這個世界。有人說哈山的思想反映了近代印尼知識份子在動蕩的時代的徬徨心情。

除了「無神論者」之外，一九五六年阿赫迪亞特還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分裂與危機」(KERETAN DAN KETEGANGAN)。這部書收集了好幾個短篇小說，對中下層人民的生活有着相當的描寫。

(3) 宋達尼與阿南達

一九二〇年宋達尼出生於西瓜哇的展玉，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作家。在「成人園地」學院畢業之後，先後曾任萬隆州州長秘書及「圖書出版局」的編輯。

宋達尼是一位著名的劇作家；他的劇本一般上着重於反映下層人民的生活，揭露社會的黑暗，而對於貧困的小人物則寄予深切的同情。他較著名的劇本計有：

- (一) 飯店之花 (BUNGA RUMAH AKAN)。
- (待續)



讀者來信

(一)

編輯先生：

「浪花」自革新以後，面貌煥然一新，這是一件可慶可喜的事，很顯然的，它已經不像以往那樣，畏懼不前，失去它的真正的使命與目標，到今天，它已經很顯然的原形畢露，呈現它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立場，代表着左翼思想向前跨一步的進步文藝道路，它不再靜默下來，在未黎明前，它已經吹出了黎明的號角，喚醒那些正在酣睡着的人們。

「浪花」自革新以後，無疑的，給予反對派是一種威脅與一個下馬威，它不覺一怔，這一怔，后頭之戲可不小，可能的話，也來個南越式的「清」政策，這也是你們所預料之事，我想，在你們的心坎上，一定會產生着這樣的吶喚：「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吧！」

一瞬眼，「浪花」又渡過了兩週歲，這些日子來，在馬華的文壇上，它的確有其一定上的影響與力量，它代表着馬華文藝進步，欣欣向榮的一面，在這里，我向它致以最崇高的敬禮！並祝賀它

永遠站穩立場！

堅決剷除現代派主義與其一切黃色、色情文化！

新現實主義萬歲，萬萬歲！

周 東

(二)

編輯先生：

我希望「浪花」今後能在理論及創作上更確實的反映群眾，深入群眾。我不否認文藝工作者有喚醒社會的責任，却不相信文藝工作者是改造社會的領導者。對於「浪花」這塊園地，介紹亞非及拉丁美洲作家作品的工作，是很有意思及值得鼓舞的。創作方面，雖是重質不重量也仍然太少。理論方面很不錯，然而有些却很很不現實，例如18期關於新型芭蕾舞劇的研討，我看不出對群眾有何重要。現階段甚至再過十年，在我國我敢斷言芭蕾舞都是不普遍的；何況目前連「白毛女」這書都不能看到，暢論這些，豈非像瞎說月球生活嗎？文藝批評我希望更多一點也相信這樣會更好。支持「浪花」，必須是有批判的，讀者要如此，作為文藝工作的學習者如我，尤感要如此，我以為「浪花」這樣才會進步和發展。——謹此，祝賀「浪花」二週年。

唐 林

(三)

浪花編輯工作者：

我向「浪花」致敬，願「浪花」永煥榮光。

同時願「浪花」編輯同人永恆保持熱力，憑正

義便是力量的信念，明正確當地，在不陷於法西斯主義的原則下，把該受讚揚的讚揚，把該受唾罵的唾罵！

義 農

(四)

編輯先生：

「浪花」自從革新以來，顯然的在祖國文壇成為更重要的角色，在最近數期來，它不斷揭露針砭與批判陷害群眾思想的「毒草」，將這些毒草連根帶蒂發掘起來，讓它的隱形赤裸裸暴露在群眾面前。這把鋒芒無刃的利劍展開有力的痛擊，使到毒害群眾思想的虛偽作家，雖沒有被驚嚇到肝胆俱裂，只少也要感到心寒。這給予思想健全富有正義感的群眾帶來無限的鼓舞。

際此「浪花」兩週年紀念，僅能在此懇切向「浪花」編輯全人致以崇高的祝賀，並寄以萬分期望，今後能再接再勵繼續努力，鼓足干劲以「敢」字當頭，蔑視一切困難，將「浪花」發展得更有聲有色，使它在健康文壇上負起更重要任務，更深刻反映群眾生活思想，暴露黑暗腐敗社會的醜惡真面目，掃除一切牛鬼蛇的毒草。同時更希望「浪花」編輯全人，倘若能力做得到，最好能增加更多版位，使它能容納更多作品，那就更好了。

夢 苑

(五)

編輯先生：

今年，是祖國大動盪且最有歷史意義的一年。

「浪花」也不落於時代潮流之後，由創刊號到十四期止，本來是直排右翻的形式，却自十五期起，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橫排左翻的形式換向。從這一期起，『浪花』便革新了，以新面目與讀者們見面了。令人歡欣鼓舞的，是『浪花』革新後，不獨形式改了樣，作品的主題思想也提高了，因而，真正地納入了為工農服務的文藝軌道，向着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勇往前進！

革新後的『浪花』，不可否認，它已經屬於一木研究與修養性質的刊物了。因此，筆者總以為它還缺少了下面的東西：

(一) 創作與習作太少了，幾乎沒有。而且創作方面，不管是小說還是詩歌，到目前為止，『浪花』（不止『浪花』）還沒有發表過內容反映「星」「馬」政治上分家後的人民生活，以及人民的真正原望；爭取一個真正統一獨立的馬來亞的作品。我以為這是文藝工作者在此時此地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 沒有木刻，漫畫之類的繪畫；說也奇怪，進幾年來，一些健康的文藝雜誌刊物，不知為什麼，竟放下了這把抗敵的武器？因此，希望懂得繪畫的藝術愛好者，快拿起你們的筆桿來，時代正需要你們！

• 丁丹 •

六

編輯先生：

『浪花』無疑地是當前馬華文藝的一盞明燈，雖然站在寫實文藝的面前，恭維的話是要不得的，但，嚴格說起來，「浪花」的內容是正派的。它反映了現實；揭露了黑暗的一面。它像一面照妖鏡，把社會中衆生的面目全暴露在我們面前。下面我想提出幾點小建議，不知貴刊是否願接納：

(一)「浪花」的內容，雖然裏面的文章是夠寫實的，但，我們仍感到不充足，而且篇幅少，這引起很多讀者們不重視『浪花』；還有好像詩歌、攝影、美術作品等，這一類藝術作品缺乏得可憐，我相信如能多闢一欄藝術創作，專刊登讀者的生活作品，更會引起大眾對「浪花」的欣賞。

(二)例如讀者的來函，有關詢問各方面的問題，我想，「浪花」如能多闢一個生活信箱，那無疑地給於讀者許多方便，並且指引一些迷途的青年走上正途，我想，作為一本為大眾服務的文藝雜誌，它不但要引起讀者去看，更要引起廣大的青年讀者去支持和擁護。

我只能在此虔誠地為我們的『浪花』祝福；願它站穩立場，勇往向前，以負起民族的心聲而努力！

。夢影。

七

編輯先生：

「浪花」既是一個進步文藝刊物，主要靠工農大眾支持，它也當然要為工農大眾服務，愛工農之所愛，恨工農之所恨。堅決不登一切含有毒素的文章，全時要盡可能多多刊載批駁反動文人和其作品的批評文章，特別是對祖國文壇上的牛鬼蛇神。與此全時，對自己陣營內的自我批評的作品也要給予機會發表。這就要求編者在選稿問題上應認真嚴肅。

最后，我還希望「浪花」今后應該進一步向工農群衆普及（提高還是要的），多發表工農作者的作品，多鼓勵知識分子描寫工農群衆的生活。比如，可以闢一專欄刊載這類創作。

洛方

八

編輯先生：

在這黃色文化到處泛濫，文藝毒草很旺盛的馬華文壇上，能結識「浪花」，是我最大的榮幸。尤其，自「浪花」革新以來，更積極的提倡了群衆性的文藝，宣傳了偉大的思想，使熱愛這一思想的知識青年，得以更深入，更積極的學習，了解和應用……。

今天，越來越多的青年開始認識到：人要活得有意義，就必須把自己的青春獻給壯麗的事業，就必須和我們的時代同呼吸、共命運；勇敢的、堅決的肩負起偉大的社會使命。然而，要完成這使命，首先要做的，就是搞好思想革命化。在這方面，能夠負起教育，指導的任務的，除了「浪花」，在整個馬華文壇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位了（我所認識的）！假如真如此，「浪花」所要負的責任是何等的艱巨啊。

同時，你們也大胆的，毫無保留的暴露了剝削者，資本家的嘴臉，使那些吃盡了勞動群衆血肉的牛鬼蛇神，毒蛇猛獸赤裸裸的暴露在我們的面前。這是非常值得讚揚的。當然，這些都是你們創辦「浪花」的方針。我希望你們能永遠的，甚至更進一步的發揚光大這個偉大的方針！

讀者： 洪小冰

九

編輯先生：

我們發現了「浪花」，如獲至寶，愛惜非常的激動心情是非筆墨能以形容的。一旦發現了她，我們就要盡力給於支持和愛護，讓她能在本邦順利地生根，發芽，成長，開花和結果。這是我們對她——「浪花」的寄望。

發現了「浪花」，我們便想將我們的熱情、我們的心聲吐洩在「浪花」上，讓「浪花」說出我們所要說的，讓「浪花」喊出我們所要喊的。只可惜的是我們的學問太淺薄、思想太落伍、文筆太弱，而無法出現在「浪花」的潔紙上。但我們不理是否會見到我們的「血」——文章一或聽到我們的呼喊，我們還是會再接再勵地寫出我們所要講的，直到達到我們的目的為止。 敬祝「浪花」能開出燦爛、不謝的花朵！

讀者 黃河

十

編輯先生：

際「浪花」二週年紀念，我對它提供些微愚見：

(一)增加頁數至三十二頁，以容納更多一般水平不高的讀者習作，發表他們心中所要說的話。這些水平不高的作品可設一「學習欄」容納，以誌分別。

(二)若頁數增加，印刷費隨着也增加，定價可提高至四角一冊。在當今「文化沙漠」祖國上，沒有一本可以符合勞動人民的刊物，即使這刊物定價四角錢，讀者每月付四毛錢買一本，也不致負擔過重。

讀者： 飛沙石

十一

編輯先生：

做為「浪花」的一名忠實和長期讀者，我有一點意見想提出來，就是我希望「浪花」在選登稿件時能夠嚴格一點，儘量登出較成熟的作品。

劉劍民

十二

浪花編輯部：

多謝你們的來函。欣聞你們將出版特輯來紀念「浪花」的第二週年。在這風起雲湧的時代，在這正轟轟烈烈地開展着反帝反殖大鬥爭的馬來亞，「浪花」這支文藝尖兵正應起着開路的作用。「浪花」不僅揮槍殺敵，並成為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團結的紅旗，這真是形勢向我們看好！

在此，謹祝「浪花」在槍林彈雨中殺出一條血路，在這黎前的濃黑裏划亮一把把光明之火。

陳捷

浪花二週年紀念誌慶

現實主義文藝堡壘

敬賀
攤司公廠行
報公商
書務公器
氏印器衣
陳來電製電
律巴洲泰無
都山洲泰無
峇半亞國利

浪花二週年紀念誌慶

斬毒草 文壇消瘴氣

植香花 藝苑出奇葩

檳城一羣文藝愛好者敬賀

With the Best Compliments

of

堅 申 印 務 公 司

JENSON PRESS

Office

ROOM 301, 2nd FLOOR, EAST ASIA BLDG.,

17, KLYNE STREET, KUALA LUMPUR.

TELEPHONE: 82639

Factory

No. 58, JALAN TERTAMA, 5th MILE OFF KLANG ROAD,

TAMAN LEE YAN LIAN, KUALA LUMPUR.